



我是在一个有着阳光的好天气里听到小山子的死讯，那一刹那间停在来来往往的人潮中任泪水汹涌不知所措。他才三十六岁，猝死在睡梦中。

整个1980年代，父亲和大哥都在粮站做临时工。我还记得卖稻谷的季节，父亲和哥哥们面前排着长长的队伍，他们把算盘打得噼啪作响。粮站站长是我们的本家，辈份比我家小，也是父亲很要好的同学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的家庭都享受着他的权利的照顾。粮站站长在少年的我的眼



吴其华，市政建造师，业余写作。

不过人间

吴其华

里就是最大的官了。我常常出入他们家在街上像花园一样的房子。那房子前院里有葡萄架，后院里有成片的果树。小山子是他们家最小的孩子，小我一岁。梨子成熟的季节，总会起风，我和小山子摇树，捡风吹落的梨子。吃完梨子，我们就去房间躲猫猫。最好躲的那间屋子里有大大的瓮子，里面随意放着各种我在家里根本吃不到的零食糕点。那时的我渐知人世，隐隐懂得阶层的分别。小山子的爸爸在粮站，妈妈在供销社，他的家总是很热闹，一群人来了，带着乡下新鲜的米面花生之类的物产，有的人留下来，在他家拆洗被子，除尘，给花草修枝剪叶之类……一群人又走了，带着寒瑟的笑容，卑怯的身影很快消失。

他少年时期常常赖在我家里不走。那一定是农闲的季节，他钻进装谷子的麻袋里，模仿各类动物的叫声，在麻袋里打滚，直到我和哥哥们都与他笑闹成一团才罢休。他玩累了，就喜欢趴在锅台边。母亲将鸡蛋与韭菜还有新磨的小麦粉搅成糊糊，锅中浅浅的香油淋一圈，再将糊糊倒进去，用锅铲急急将糊糊摊开，香气

很快弥漫。小山子吞着口水，两只小小的手捧着，伸向母亲。或者是落雪的冬天，我们把老的扁豆种子藏在火炉里，听它噼的炸一声响，炭灰四起，继而是急迫的香气，我们都把嘴巴吃得黑黑，彼此相望放肆大笑。后来我们都上学，学校就在我家边上，放学他就跟在我身后来了。母亲拿鸡蛋与腌过的雪里蕻炒饭，他能吃很大的一碗。吃完饭也不想走，直到橘黄澄莹的灯光亮起，他才恋恋不舍背起书包，在我和哥哥们的护送下归家。

小山子读书成绩不错。应该说是他们家最聪明的孩子。他有两个哥哥，大哥送进了部队，二哥后来复读了一年一年又一年，考取了大学，留在省城。而他，读过初中后去读了技校，毕业于父亲的安排下，进了我们小镇的粮站。我并不知道他在粮站做什么工作，站长的儿子想必会有很好的安排吧。他结婚很早，新婚的妻子也安排在粮站上班，那是一个高大漂亮的女孩儿，很快他们就有了儿子。然而时代的列车跑得那样迅急，轰轰烈烈开进了新世纪，他和妻子都下岗了。父母亲都退休了。好在他家在小镇上有很大的房产，夫妻俩开

了一间店铺，烟酒杂货，油盐米面。他死前都还住在老房子里，就是我们小时候捉过迷藏躲过猫猫的那间屋子。

因为同属一个大的家族，小山子的坟与我母亲的都在一片山上。每年清明节，我在母亲坟前磕头起身，忍不住回身转向他的碑前。他小小的身材早就化成了烟灰尘土，他的妻子也早已改嫁，他的儿子在青春期很是叛逆，书读得远远没有他当年那么好……这世间的一切他都无从知晓了。

路过人间，我们都不免要与生老病死狭路相逢。然而于小山子，终究还是早了。他短短的一生有多少欢乐与尊严呢？成年后的小山子依然停留在十岁那年的身高，连他的两个哥哥都在暗地里说，就是个残疾。相比于那个曾经荣耀的家，他不过是一个让人叹息的遗憾。他人生的每一件重大的决定，都在被反复计算与考量。

偶尔回乡，路过他家的铺面，不免放慢脚步，探过头看一看，其实他已经离开了有八年之久，那里的一切早就物不是人已非。可风起的时候，一起在树下捡梨子的场景总是会出现。雪落时，还是会想到在炉边吃豆的少年时……所有那些关于他的淘气可爱的举动，越来越清晰。因为他，我在小小的年纪，收获到一份并不门当户对却特别愉快的友谊，这相较于穷人家孩子的自尊，不知道有多么值得珍惜与怀念。



思念李白！

多少次，我曾假定，重新复盘这样的场景——

“县令，李白来了。”

“怎么又来了？不是来过两次了吗？”县令的眼睛和鼻子，貌似埋在一堆案牍里。

“其实不止两次，李白在寨山，已经有了自己的新家了。”

“新家？就是县西边，通往铜陵的官道边上的那个寨山？那还真是个热闹繁华的所在啊。我倒担心，这个见酒走不动路的家伙，什么时间能够把家照顾好呢？呵呵。”

“县令，李白不是凡人，他的名气大得不是一般人可比的呢。”

“呵呵，还不是那几个臭味相投的写诗的，还有他那人就拉的朋友圈恭维的？有什么新奇，嗯，你们不也都说我的诗，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吗？”

“县令，李白就在门外，要不，让他进来，见一见，也就一会儿，是个意思。”

“你眼睛呢？不看我正在忙吗？见一见，见一见是一会儿的事情吗？听他说得天花乱坠，然后又要喝酒，喝多了抬都抬不走，烦不烦？！”县令从案牍里拔出嘴脸，手指在案几上笃得咚咚响。

“可是，可是邻县……”

“你是说泾县，泾县那个汪伦，是吧？呵呵，我也不知他怎么想的，身为县令，不想着仕途，整日与一帮不着边际的文人墨客厮混，这下厉害了，李白为他写了几句诗，‘李白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，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’，到

处都知道他汪伦是天下最重情重义的了，可这有什么用？州上刺史会欣赏吗？汪伦这沽名钓誉，嗯，我看，我看迟早……”

“县令，那，李白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就说我不在，你陪他，随便去找家酒肆，吃个简餐，打发打发吧。”

县令说罢，手一挥，师爷像蚊子一样，飘飞向门外。

思念李白！

多少次，我在梦中，重复假定这样的场景——

我坐在县衙大堂的公案上。用衣袖，把一堆破纸片拂向案角。

明知是梦，可我还是宁愿做出不知道是梦的样子，被梦牵着，操纵着，享受着梦中对李白的思念。

“听说李白来了？”我问。

“没听说啊，县令。”师爷接句。

“你去细细找找，一定要把他请来。”

师爷出门。又满头大汗进门。“县令，还真被你猜着了，李白已快到寨山了，我骑马狂追一通，才把他请回来的。”说着，他在跟后进来的汉子腰背上推了推。

“县令找我何干？”他脸面模糊，但我听出声音是李白的。

我从公案后起身，笑脸迎着李白，牵握住他的衣袖，来到后堂。李白的手臂在袖筒里挣了几挣，显然有些不适。

待君入梦来

罗光成

坐定，衙役给我端上茶，给李白斟上酒。

“太白先生，你来来往往这块土地多年，家小又在这里，怎么没见对邻县汪伦的情深呢？”虽知在梦中，话一出，我还是被自己的突兀吓了一跳。

依然看不清面目。李白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“这里地亲，泾县人亲。”李白不紧不慢，八个字，像机器人一样，不温不热。

“我们的常赞府，不也像汪伦一样，与你把酒对歌，情缘相投吗？”

“呼童烹鸡酌白酒，儿女嬉笑牵人衣。”李白喃喃，似自言自语，答非所问，端起酒杯，这次只凑近嘴边，抿一口。

“难道除了孩子们，我们没有为你进京送行吗？”虽在梦中，但我知道，这是我一直想问李白的。

“会稽愚妇轻买臣，余亦辞家西入秦。”李白摇摇头，面目模糊，但我能感到他的淡淡忧伤，他把杯中剩下的酒，慢慢啜干。

记得心里曾贮满了要问的话，现在当了李白的面，刚问两句，心里的话，仿佛就被一道坚固的堤坝，挡住了。

我喝一口茶，缓冲一下这种难捱的静。李白端起又一杯酒，咕咚一声，喝完也不看我一眼，挺身站起，朝向前堂大门，迈去。

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。”这声音，仿佛从李白的胸膛里喷出来，从背后拖着尾巴，风一样扫刮到我的耳膜。

醒来。心蹦蹦跳，跳出一丝迷离的情绪。

我知道，这迷离，全是来自对李白的思念。

从宣州，西入秦，除了不懂事的孩童，李白，已看不见，成人世界何处有温情！

李白，我们轻慢你了，我们轻侮你了，我们轻读你了，我们轻屑你了，算来，已是一千年，又三百年……

不然，你的“别儿童入京”，该会闪烁怎样人生温暖夺目的底色光芒！

问君何时，再入梦来。



罗光成，中国作协会员、南陵县文联主席。安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。作品见《人民文学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散文选刊》等。多篇作品被选入浙江、安徽、河南等省高考、中考语文阅读理解题。散文集《那些曾经花开的地方》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。